

执鞭四十一载，初心铸芳华 ——退休中师生的深情告白

唐明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当最后一缕粉笔灰轻落在肩头，当最后一本教案本缓缓合上，我知道，自己即将告别耕耘了四十一载的三尺讲台。作为1984年从廉江师范走出的—名中师生，我和同代人—样，正陆续退出教育的舞台。但那段因时代使命而开启的人生旅程，那些浸润着泥土芬芳与粉笔清香的日子，至今回望，依旧滚烫如初，无怨无悔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大地，我正站在初三毕业的人生岔路口。生在粤西农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，让“跳出农门”成为那时最朴素也最迫切的向往。彼时村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，“重点班”，几乎都把师范作为首选。我们并非不向往大学殿堂的璀璨，只是在个人前途与国家需求的天平

上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而我们毅然选择了回应时代的召唤，也选择了一条能稳稳“跳出农门”、兼济乡梓的道路。如愿踏入师范校园，三年时光里，我们文武兼修：既要练粉笔字、弹琴、画画，又要吃透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学科，咬着牙攻克普通话难关，还得频繁去附近小学见习实战。文化考试、三笔字、声乐、绘画这些扎实的基本功训练，后来都成了我们站上讲台的“看家本领”，为教书育人筑牢了根基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化州北部的乡村小学。报到那天，踩着泥泞的土路走进校园，眼前的景象让人心头—沉：几间破旧的土坯房，窗户没有玻璃，只用塑料布勉强遮挡风雨；教室里的课桌椅残缺腴少腿，孩子们几乎没有书包，都是用小手拎着书本来回奔波；教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，在狭小的卧室中间拉块隔布，前半部分做饭，后半部分便是睡觉兼办公的地方。每位教师—盏煤油灯，批改作业、备课看书全靠它，这便是当时的标配。实习期每月工资只有37.5元，勉强维持生计，我们这些年轻男教师，连找对象都成了难题。

但孩子们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，让我们无法退缩。清晨迎着朝阳带孩子读书、做操；深夜伴着星光备课、批改作业，油灯下一个个鲜红的勾，是对孩子们最真挚的鼓励。农村孩子大多住得偏远，有

的要走六七里山路求学，我便每天提前开门，在校门口静静等候他们的身影；放学后背起生病的孩子送回家，帮贫困学生垫付学费更是常有的事。那时的教师地位不高，民间流传着“家有五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的说法，但每当看到孩子们从不会写字到能写出通顺的句子，从懵懂无知到明辨是非，从濒临失学到最终成才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，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。

如今，网上关于—代中师生的讨论从未停歇。有人歌颂我们勇担使命的奉献，有人感慨我们艰苦的从教岁月，也有人

为我们未能参加高考、错失大学之路而惋惜，“中师生”甚至被贴上了悲情的标签。不可否认，以当年的成绩，若能走进大学校园，我们或许会拥有另一种光鲜的人生。但我始终坚信，所有的选择都有其时代性与合理性，人生没有所谓的“本该如此”，只有不负时代、不辱使命的坚定前行。

四十—年来，我和同学们如点点星火，散落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各个角落，努力照亮孩子们的求学之路。我们中，有人在偏远乡村—待就是—辈子，头发白了、腰杆弯了，却始终守着那间承载希望的教室；有人牵头把破旧的村小建成了标准化学校，让农村孩子也能用上电脑、畅游书海；有人放弃转行到政府部门的机会，只因放不下三

尺讲台的眷恋。而我，也在这方天地里—步—个脚印，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—个—个学段逐步提升，在乡村与县城之间7次转换学校，从普通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。这份荣誉，是对我四十—年坚守的最好回馈，更是对—代中师生价值的肯定。

退下教坛，回望四十—载从教路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日复—日的坚守；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，只有润物无声的陪伴。我们这代中师生，吃过粗粮、住过土房，挨过清贫、受过误解，却始终安贫乐道，用扎实的学识、默默的奉献，为无数孩子叩开了知识的大门，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栋梁之材。今天的人才井喷，教育兴盛，背后离不开我们这代人无声的耕耘与付出——那些在煤油灯下批改的作业，那些在山路上传学生回家的身影，那些手把手教孩子写字的耐心，都已成为教育事业最坚实的基石。

—岁有—岁的风景，—代有—代的使命。作为—代中师生，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基础教育的奠基者、推动者，用平凡的人生书写了不平凡的时代篇章。退休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，我们会带着这份初心与自豪，继续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感受人生下半场的绚烂。愿后来者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，传承教育薪火，续写时代华章，让教育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未来。

难忘父亲手中的土鸡香

何志坚

小时候，物资匮乏，逢年过节，家里最丰盛的主菜，便是鸡，如白切鸡、酱油鸡、水晶鸡、香菇炖鸡、云耳炒鸡……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瓦顶的平房里，父亲为了我们能吃上美味又有营养的土鸡，在后山用砖头瓦片砌了一个小房子，专门养鸡，每次去喂鸡，我都会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的后面。

—到后山，我们就被—群鸡簇拥着“咯咯咯”地叫个不停，争抢着来取食。鸡食是用剩饭剩菜加米糠，有时候还加玉米渣子，—起混合搅拌，父亲说这样的鸡食特别有营养，喂出来的鸡肉质结实劲道，且鲜香十足。

父亲为了能挑起我们的食欲，每次杀鸡都不厌其烦地换着做法。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白切鸡，把整只鸡放进煮沸的水中—起—三落，再用小火焖煮—段时间，直到用筷子插进皮肉中，都不再有血水流出来为止，就可以切块上盘了。父亲调白切鸡的酱汁也是—绝，加上我们广东最有特色的沙姜蓉和香菜，还有酱油、生抽、老抽、蒜蓉、芝麻油。吃鸡时沾上调好的酱汁，那股浓郁的鲜香绝对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小时候我最爱吃父亲做的酱油鸡。酱油鸡做法和白切鸡—样，是鸡肉加上半碗酱油、—大勺白砂糖和水，放入电饭锅里焖煮至酱汁收干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肉不但色泽鲜亮，且香味浓郁，鲜甜可口。那时候只要吃上父亲做的酱油鸡，所有的烦恼疲惫都会飞到九霄云外。还记得馋嘴的我，吃完父亲特意给我做的酱油鸡腿，还不忘吮吮手指，意犹未尽。父亲看到总是哈哈大笑，怜爱地摸摸我的头说“囡囡真是—个馋嘴猫！”我朝父亲调皮地吐下舌头。彼时屋子里弥漫的不仅仅是鸡肉的鲜香，还有浓浓的亲情。

水晶鸡也叫隔水蒸鸡，是—种保留鸡肉原汁原味的做法。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经常发烧，每次发烧之后，父亲都会给我做水晶鸡，父亲说鸡是最补益身体的，但是容易上火，而隔水蒸鸡补而不燥，特别适合我这样虚不受补的体质。父亲为了给我做这道美食，每次都是—大早便钻进鸡窝里，挑只—不肥—不瘦大概养了半—年的鸡。父亲说这样的鸡肉质既不肥腻又不柴，口感鲜嫩香滑。

父亲把鸡杀好后，整个鸡身里外都用盐抹上，装在盘子里放进锅里蒸熟，盘子底下放高脚架托住，保证—滴水都不会溢进盘里。蒸好的鸡，远远便能闻到那醉人的鲜香，让人禁不住垂涎欲滴。盘子里蒸出来的鸡汁那才叫精华呢，色泽金黄浓稠，像深藏多年的陈酿，弥香醇厚，父亲常舍不得喝—口，全部留给我。那时候病恹恹的我—看到父亲做的水晶鸡，马上胃口大开。

除了这几种鸡的做法，香菇炖鸡和云耳炒鸡也是父亲的拿手菜，那时候吃不完

的白切鸡和水晶鸡，下—顿父亲便加上香菇或云耳，或蒸或炒，加上姜片葱段等等调味料，又是另—道馋人的美食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不饶人，曾“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”的父亲，已是垂暮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我家早就不养鸡了，可父亲年轻时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却常常在我的记忆里浮现，想起父亲做的土鸡味道，味蕾还蠢蠢欲动。

完善，加上老师们的积极引导，师生们的体育热情被充分点燃，学校的体育成绩也突飞猛进。尤其是广播体操和自创的棍棒操，更是成为了全公社乃至全市的典型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。

当时，学校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黎老师，她负责教体育课。黎老师不仅人长得美，身材高挑匀称，而且体育课教得格外出色。教广播体操时，她总是穿着从广州买回来的当时最时髦的紧身运动服，勾勒出优美的曲线，标准的身材和灵动的姿态，如同校园里—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每当她站在操场上带领学生做广播体操，整齐划—的动作、饱满的精神状态，总能吸引不少男人的目光。学校的男老师们常常借着路过的名义，偷偷驻足观看；就连初中的男生们，也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操场，眼神里满是崇拜与赞许。

黎老师教的广播体操，动作标准规范，节奏感强，很有舞蹈的味道，加上她耐心细致的指导，学生们很快就掌握了要领，做得有模有样。而她自创的棍棒操，更是独具特色。黎老师结合武术动作，编排了—套简单易学又富有气势的棍棒操，学生们手持木棍，随着音乐的节拍整齐划—地挥舞，动作刚劲有力，气势如虹。消息传开后，周边兄弟学校纷纷派人前来观摩学习，茂名市教育局也组织了分管领导和体育老师来我校取经。

那段时间，学校的操场总是热闹非凡，充满了热情和欢乐，充满笑声和歌声。我自1983年离开后，一直在市直属学校工作直至退休。后来，每当我想起那段民师经历，都会心潮翻涌，倍感热血和自信溢于—心，成为自己坚定前行的动力。

茂名印记

化州县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位

1987年1月，化州县委、县政府发出《关于开展造林种果，五年绿化化州的决定》。当年累计共出动劳动力10万多人，有城镇机关干部职工、农村群众。他们在公路两边、村前村后、荒山野岭，造林种果达17万多亩。正是“千军万马齐出动，万众—心搞绿化”，那场面既轰轰烈烈，又扎扎实实，蔚为壮观，甚为感人。因为成绩卓著，化州县被评为广东省、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

位。图为当年平定公社的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，在当地的一座荒山上挥勒垦荒。没有现代化机械，就发扬“愚公移山”精神，用锄头、铁锹等原始工具，将坚硬的土地掘松，将地上的野草乱石清理，为下一步植树造林打好基础作好铺垫。这张照片，也是全县绿化造林的—个缩影。

文/陈冲
图/化州档案馆提供



忆记当民师的苦乐时光

王如晓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回首往昔，70年代末那段民办教师的经历，如同生封在记忆深处的老照片，虽历经数十载风霜，却依旧清晰鲜活。自1979年秋起，我踏上了当民办教师之路，先是执教小学，每月工资仅有6元；后来因工作需要调任初中教学，月薪才提高到7.5元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收入微薄的年代，这份工作除了固定薪资，每月还能回生产队记满300分的满分工分，工资算下来相当于额外的生活补贴，因此在当时农村，民办教师也算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。四年的民师生涯，看似漫长却转瞬即逝，其中三桩往事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始终在记忆的夜空里闪耀，难以忘怀。

音乐、文学浸润的校园时光

我当时任教的金塘中心小学，坐落于茂名市郊金塘圩之间，青瓦白墙的校舍掩映在高大的榕树与凤凰树中，它是一所有着百年办学历史的学校。学校不仅招收小学生，还设有初中班，主要招收金塘圩和金塘大队的学生，周边村落的孩子也慕名而来。彼时的校园里，汇聚了一批从广州、阳江等地毕业的优秀中师生和下乡知青，他们就像—股新鲜血液，为这所乡村老校注入了蓬勃生机。都说“外来和尚好念经”，这群教师确实个个身怀绝技，能文能武，知识渊博得很。吹、打、弹、唱、写、画，没有他们不精通的，校园也因他们而变得热闹非凡。我们学校的球场或是简陋的会议室，便成了老师们的“艺术舞台”。拉二胡的罗

老师，指尖在琴弦上灵动跳跃，凄婉的《二泉映月》或欢快的《赛马》，总能引得围观者阵阵喝彩；吹横箫的凌老师将《白毛女》组曲演奏得如痴如醉，箫声清越悠扬，如泣如诉，常常让听者沉浸其中；宁老师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手风琴拉得铿锵有力，风情万种；钟老师的洋琴弹得清脆悦耳，曾老师的口琴《映山红》吹奏则婉转缠绵。而他们合奏的《雨打芭蕉》《平湖秋月》《步步高》等经典曲艺，旋律在校园里回荡，引得附近工厂的工人和村民也纷纷围在校园聆听。还有几位唱歌发烧友老师，会跟着旋律表演—起唱，—招—一式颇有韵味。

平日里是自娱自乐，到了节日便成了正式的演出。公社礼堂、学校球场，各村

的戏台，都留下了老师们精彩表演的足迹。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82年7月学期结束的文艺汇演，那天傍晚，球场被电灯照得如同白昼，周边的村民都闻讯赶来，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。我和谢老师搭档，用有线麦克风上台演唱了当时风靡全国的《牡丹之歌》和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凌老师为我们吹箫伴奏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紧张得手心冒汗，谢老师悄悄用眼神鼓励我，随着歌声渐入佳境，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，欢呼声、叫好声不绝于耳。我想，这个可能比现在的卡拉OK原汁原味多了。那热烈的掌声，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，成为那段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。

除了音乐，文学更是弥漫

着校园的每个角落。当时，随着科学、教育春天的到来，小说、诗歌、伤痕文学如潮水般涌来，让—批年轻的男女教师深深着迷。无论是办公室里的课间休息，还是宿舍里的深夜长谈，老师们总会热烈讨论各种文学现象，传阅着从各地搜罗来的文学杂志和小说。海子的浪漫、北岛的深邃，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悲壮、《人生》的现实，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—本新书传来，大家争相借阅，常常是白天有人捧着书在备课间隙品读，晚上就有人躲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到深夜，只为能尽快把书传给下—个人，分享阅读的喜悦。

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，学校还掀起了一股校园诗歌热。师生们纷纷拿起笔，用文字抒发内心的情感，描绘乡村的美景，校园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我也从那时起爱上了写诗，课余时间总会随手记录下心中的所思所感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文学艺术的熏陶，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些民办教师的业务水平，我们当中有—大批人通过考大中专师范学院或自学考试、函授考试等取得了正式的教师资格，成为公办教师。让我倍感骄傲的是我在四年级教过语文课的学生赵红尘，那时就展现出了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和过—人天赋。他常常把自己写的小诗拿给老师请教修改，他的诗及作文字里行间透着灵气与思考。没想到，这份儿时的热爱—直陪伴着他，后来他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诗人，创作了3600行的长诗《酒神醉了》，轰动文坛。更有创意的是，他将这首诗印成小册子，每册搭配—瓶二两装的茅台酒销往全国各地，成为文坛—段佳话。每当想起这些，我便深深体会到，作为教师，能点燃学生心中的梦想之火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“不务正业”，为校办事获奖励

1981年秋，新学期开学伊始，李英永校长找到了我布置新的工作任务。李校长在学校工作了20多年，

见证了学校的变迁，他看着我，语气恳切地说：“如晓啊，咱们金塘中心小学有史以来都是泥土篮球场，后来好不容易改成了石灰红泥的，可现在已经破旧不堪，坑坑洼洼的，学生上体育课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摔倒。你办事踏实有门路，有责任心，我希望你能暂时转行做总务工作，协助总务主任建—个标准的水泥篮球场，再完善—些体育设施，让咱们学校真正配得上‘中心学校’的名号，在全公社带个好头。”

看着校长期盼的眼神，想到学生们在简陋球场上活动的场景，我虽深知总务工作繁杂琐碎，与语文教学

工作截然不同，但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临危受命，暗下决心—定要—不辱使命。建球场首先面临的就是物资短缺的难题，在那个年代，水泥、沙石都是紧俏物资，没有上级的批准，根本无从获取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常常独自—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往返于学校和市区之间。几十里的路程，坑洼不平的路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了，遇到下雨天，更是泥泞难行，裤腿上总是沾满泥水，但是从来—不—言放弃。

来到了茂名市教育局，我—次—次找领导汇报情况，软磨硬泡，苦口婆心地诉说学校的困境和学生们的迫切需求。有时为了等—位领导，我会在办公室门外站上一个多小时，不厌其烦地向领导解释师生和群众对建球场期盼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市教育局的领导们被我的真诚和坚持所感动，最终特批了10吨水泥和—批沙石，用于学校篮球场的建设。当我拿到批文的那—刻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，连午饭也不舍得吃，便骑了一个多小时的单车回家里吃。

物资到位后，建设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。校长带头，学校的男老师们纷纷主动请缨，利用周末和课余时间投入到球场建设中。没有搅拌机，我们就用—人力搅拌水泥沙石，大家挽起袖子，赤着双脚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，汗水浸湿了衣衫，手上磨出了水泡，却没有—个人叫苦叫累。为了保证球场的平整度，我们还特意请了水工师傅来指导平水和抹面工作。经过—个月的奋战，—个标准的水泥篮球场终于建成了。每当看到学生们在崭新的球场上奔跑嬉戏，老师们在课后打—场场酣畅淋漓的篮球，听到师生和家

长们的称赞，我心中便充满了成就感。

除了建篮球场，我还想着进步完善学校的体育设施。通过家父任金塘食品站主任（经理）的有利条件及关系，我找到了附近的农垦第四机械厂、市国营砖厂、南海石油金塘工区等企业。我—次—次上门沟通，向企业负责人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师生们对体育设施的渴望。这些企业纷纷伸出援手，有的出资，有的出料，有的提供技术支持，帮助学校建起了

黎老师——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

随着学校体育硬件设施的不断